



齐鲁人文

热线电话: (0531) 85193379 Email: yaq@dzwww.com

后来四个军事建制单位演化成地方行政单位，即今天的金州区、海城市、盖州市等，其民俗文化也逐渐形成了辽东半岛南部的胶东文化圈。

至今大连人的口音与胶东非常相似。“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曾经是一种政治军事现象，如今则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登莱巡抚为啥与山东巡抚平分秋色

□ 蔡志书

对于生活在胶东半岛60岁左右的人来说，登州府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他们几乎都能屈指说出当年登州府所管辖的几个县，即现在烟台和威海两个市所辖的县市。然而，登州的辖区曾经比现在要大得多。

“九县一州”

“祖上是从山东过来的，过海时谱书掉进了水里。至我这代，已经六世。我家的家谱最上代是孙安国，我想山东一定还有族人，如果有知道的，希望与我联系。”跟帖：“据我大伯说，我家祖上是从登州闯关东到了哈尔滨孙家屯。”这是东北人网上寻亲的帖子，共有28个。“跟帖”者几乎都是登州府的后人。当年由登州闯关东到东北的人很多，包括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声称他的祖先也是从蓬莱闯关东出去的。

所谓登州府人，其实是个大概念。登州府本身只是一个行政单位，所在地在现在的蓬莱城。实际上，作为府级行政机构，除蓬莱县外，登州府还管辖数个州、县，最多时达一州九县，面积接近半个山东半岛。

登州作为行政区划单位，最早始于唐朝武德四年(621年)，治所在文登县，管辖文登和观阳。观阳县听着相当陌生，当年它的城址就在今牟平区观水镇半城村，有观水河由村南绕至村西。此地自民国年间农民耕作时常掘出古钱等遗物。6年后，观阳县划归牟州，登州又辖文登、清阳和廓定三个县。清阳治所在今福山区，而廓定县的治所无从考，有人说在海阳县的郭城村。唐贞观元年(627)，登州行政机构被废除。唐如意元年(692)在牟平县重新设置登州机构，管辖牟平、黄县和文登三县。唐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又从牟平迁到今天的蓬莱，将当时属于黄县管辖的蓬莱镇(军事单位)升格为蓬莱县，同时废除黄县行政机构。712年又重新恢复黄县，登州辖蓬莱、牟平、黄县和文登四个县。唐天宝元年(742年)，登州改名为东牟郡。乾元元年(758年)又恢复登州这个名字，至此，登州行政区的名称、治所再没有大的改变。

宋、元时期，登州的辖区基本上沿袭唐制。明朝初年，登州的地利优势一度凸显，升州为府。《明实录》中提到设立登州府的原因时写道：“时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一直到清初，登州府辖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及宁海州共七县一州。到了清雍正年间，清廷又将军事建制的成山卫改为莱城县，大嵩卫改为海阳县，至此，登州府辖区为一州九县，相当于现在烟台和威海两个市所辖的县市，达到历史上最大管辖范围。清咸丰八年(1858)，英法两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10个口岸，登州成为山东和山东半岛唯一的一个对外贸易口岸。后来英国领事毛里逊因登州港狭水浅，遂将港口移烟台，登州的经济、文化等重心随之转移烟台。1912年，同盟会光复登州，成立登州军政府。1913年登州撤销，蓬莱县直属山东省管辖，登州府一词从此名存实亡。

为啥多出个登莱巡抚

那么，历史上登州府最大的管辖范围就是一州九县，即10个县吗？其实，登州的地界远不止这些。登州城里还住着一位与山东巡抚平起平坐的登莱巡抚，它的辖区，比所谓的登州府要大得多。明代全国共有33个巡抚，山东只有一个山东



左：登州府官员与传教士。
下二：登州城城墙遗址。
下二：登州城旧街。



巡抚。那么，为什么又出来个登莱巡抚呢？这要从明金战争说起。

明末，随着明王朝的日益衰落，以努尔哈齐为首的女真族兴起于东北，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金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齐以“七大恨”誓师伐明，结束了对明王朝的臣属关系，揭开了辽东战争的序幕。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齐率后金大军相继攻陷辽阳、沈阳，辽东地区明军纷纷投降，大小七十余城尽入后金之手，努尔哈齐遂迁都辽阳。辽沈失守，辽兵南下，京师大震。

辽东战局的失利对明朝京师如同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因为自辽东边境至京师，无论从辽西陆路进军京师还是从海上进军关内，都将不日即到，无疑对明廷造成严重的危险局势。所以，明廷在辽河沿岸建立城堡，形成坚固的防线，用以牵制敌人；另外在天津、登、莱两地设巡抚，置水师，乘虚而入，从南面向敌人进攻，以牵制后金兵力。登州三面环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以北、海岛蜿蜒，星罗棋布，既是通往天津、辽东半岛和朝鲜的交通要道，又是拱卫京师的海洋门户，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是任何地方无法替代的。于是，明天启元年(1621)设立登莱巡抚，任命陶朗先为第一任登莱巡抚，驻登州(蓬莱，间或住莱州)，并设置船舰基地，配备水师，登州和莱州遂成为明末北方的军事重镇。

当年，登莱巡抚其辖区除所属登州府之外，还要向南和向北延伸出广袤的区域。前面说到，因为明金战争的缘故，辽东半岛的南部成为明朝的前沿阵地，而在此之前，朱元璋从国家安全考虑，对辽东实行卫所等军事管制体制，不设府、县等地方政府机构，故明金战争一

打响，尤其是登莱巡抚机构的设立，山东半岛以北、辽东半岛及其以南、渤海湾以东，朝鲜平壤以西大部分土地和海域，因为战争的原因，一下都划归登莱巡抚。

《中国历代政区概述》载，天启二年(1622)，辽东重地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失守，辽东巡抚王化贞败绩，其所辖辽东沿海诸岛归属登莱巡抚。王化贞的下属，也就是金庸的小说《鹿鼎记》中大名鼎鼎的假太后毛东珠的父亲毛文龙，招集沿海诸岛逃亡的汉人继续抵抗牵制后金，驻地在东江(皮岛)，即现今朝鲜的根岛，又名东江镇。《明史·外国传》，朝鲜条载：“牵制帝国者，朝鲜也；隶属朝鲜者，毛镇(指毛文龙的东江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指登莱巡抚)也。”所谓的辽东沿海诸岛，大致包括皮岛、石城岛、獐子岛、鹿岛、广鹿岛、长山岛等，也就是现在的辽东半岛南部沿海诸岛和朝鲜西北部部分岛屿。

登莱巡抚第二任长官袁可立是在明金战争中战绩卓著，通过他以及后任的几位巡抚的战绩也可看出登莱巡抚管辖的区域。

当时辽东半岛许多地方被后金占领。天启二年(1622)六月，袁可立接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后，命令东江镇总兵毛文龙遣军攻打后金，相机规取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复州(今辽宁瓦房店市)、永宁(今瓦房店市永宁镇附近)、旅顺一带。随后，又在袁可立的策应下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今沈阳市区南)、红嘴堡(今大连普兰店市地)。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甸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占领区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

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特别破格荐用孙元化第六任登莱巡抚，除管辖登州、莱州和东江外，兼有收复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之责。上任后的孙元化率领以辽人为主的八千名军人至登莱履任，此外东江各岛上的三万余兵，亦归其统帅。不久，东江守将刘兴治叛变，当时管辖东江各岛之副总兵陈继盛等均为叛兵所杀，孙元化上任后，建议速发饷银并借借粮米以招抚，使东江局势得以缓解。

崇祯四年(1631)十月，后金以精锐数万围攻辽宁大凌河，由于大凌河所在的宁前道，即今辽宁朝阳市一带归登莱巡抚统辖，兵部便命孙元化发兵由海路赴耀州盐场(在今辽宁营口市附近)以为牵制，孙元化命令孔有德率领三千士兵携带重型火炮从登州出发支援辽东前线，孔有德所部以风汛不利为由逗留不前，当行进到吴桥时，士兵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最终演变成兵变，此即有名的“登州事变”。

“金复海盖，辽阳在外”

还要特别说说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也就是流传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金复海盖，辽阳在外”的说法。从中也也可以看到登州与辽东半岛之间的历史渊源。

所谓的“金复海盖”，是指明清时期辽东半岛的金州、复州、海城和盖州，即今天的大连市金州区、瓦房店市、海城市、盖州市一带，当时都属于登莱巡抚管辖范围。据民国《辽阳县志》等相关记载，明朝为了抵御后金入侵，加强东北边防，增强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协同和联系，把位于辽东半岛西侧从南到北的金州卫、复州卫、盖州卫和海州卫划归登莱巡抚管辖。由于朱元璋从国家安全考虑，对辽东实行军事卫所管制体制，不设府、县等地方政府机构，所以，以上四个地区的学子进京科考之前，必须先参加省一级的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后，才能进京应试。学子们赴济南府考试早路崎岖难行，唯有海路简捷，而海路到登州府最近，这样，考生们便就近到登州府应试。缘于此，在清初沿袭了明朝的设置，并从山东大量移民填充因战乱而人烟凋敝的辽东半岛南部的四个卫。后来战争平息，四个军事建制单位演化成地方行政单位，即今天的金州区、海城市、盖州市等，其民俗文化也逐渐形成了辽东半岛南部的胶东文化圈，直至今日大连人的口音与胶东特别是烟台、蓬莱非常相似。“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曾经是一种政治军事现象，如今则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当时山东共有六个府，明朝天启年间，山东巡抚所辖的青州府曾一度划归登莱巡抚。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各管辖三个府，其辖区面积也旗鼓相当，即分别为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和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莱州府所辖区相当今天的潍坊、昌乐、平度、莱州、即墨、青岛、胶州、高密等地；青州府所辖相当于今天的东营、博兴、广饶、寿光、临朐、淄博、益都、昌乐、临朐、沂源、沂水、蒙阴、沂南、莒县、胶南、五莲等地。加上登州府，登莱巡抚所辖的陆地面积即相当于今烟台、威海、青岛、日照、潍坊等地所辖县市以及东营、淄博、临沂的东半部区域，面积几乎是山东省的一半。如果再往北至辽东半岛及其海域，所有面积加起来，登州这个行政机构所辖的区域，几乎要超过山东省了。

■ 山海经

杨适

□ 李 静 陈栋林

两宋时期，齐鲁大地涌现了很多作家。但不少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及其作品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如今鲜有人提及。杨适就是这样一位。

杨适，字时可，棣州(今山东惠民)人，生活于两宋之际。他自幼聪颖机敏，勤奋好学，18岁考中进士。但是，北宋后期官场的腐败令他十分厌恶和失望，于是屡屡拒绝了朝廷的任用。他早年拜“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为师，潜心向其学习诗词创作。陈师道曾师从曾巩，又得苏轼多年教诲与提携，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一生安贫乐道，闭门苦吟，虽贫寒至死亦不失高节。作为陈的入门弟子，杨适的为人处世与作品风格均深受其影响。

杨适愤世嫉俗，品行高洁而孤傲。这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窥见一斑。“冷冷疏疏雪里春，不轻吹笛付伶伦。出墙幽独窥邻女，临水横斜窥镜人。”“通过诗人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在残雪未融的早春，诗人操起短笛想吹一支曲子却又作罢，因为他觉得这世上没有知音可以听懂自己的心声；在依然料峭的春风里，院子里的寒梅探出墙头，一位女子在疏影横斜的梅花旁临水而立，顾影自怜。杨适在另一首咏梅诗里还写道：“初无汲汲争春意，自是群花不肯开。”依然蕴含着与世无争的孤绝之美。

但杨适并非不苟言笑的老夫子。有一次，杨适造访好友钱次公。钱次公送给他墨四丸，笔五枝。杨适得寸进尺说：“光有墨和笔不行，还得有砚啊！”钱次公趁机向他索诗：“那有什么难的，你送我一首诗，我就送你一方砚。”杨适听罢，信口作一首打油诗相赠：“尖头奴有五兄弟，十八公生四客卿。过我书斋无一事，似应终日待陶泓。”毛笔戏称为“尖头奴”，杨适将先前获赠的五枝笔比喻成五个尖头兄弟；因为那时制墨多用松木所烧的烟灰作原料，所以第二句先是把“松”字拆开说成是“十八公”，又将四个墨丸比喻成十八公所生的四客卿，所谓陶泓即是指陶制的砚。后两句是说：那些尖头奴和客卿到我书斋里来没别的事，整天就眼巴巴地等待砚呢。杨适之幽默诙谐可见一斑。

宋徽宗宣和年间，北宋王朝面临金人南侵，情势岌岌可危。此时的杨适应召出任任高宗尚书右部员外郎，掌核算赋敛、俸禄、军资、屯收等事务。他坚决主张抗金，反对议和投降，所以所交好友也均是主战派。其中，与曾官至户部侍郎的抗金名臣向子諲(字伯恭)最为交好。

绍兴七八年间(1137-1138)，向子諲由江东转任使徒任两浙路转运使，杨适特设宴为他饯行。当时，徽宗二帝被金人掳去已经10年，高宗无意恢复中原。包括向子諲在内的许多主战人物都遭到高宗和秦桧的竭力打压。与好友相别，杨适感时伤怀，特作词相赠。这便有了著名的《南柯子·送淮漕向伯恭》：“怨草迷南浦，愁花傍短亭。有情歌酒莫催行。看取无情花草也关情。四日临歧曲，而今忍泪听。淮山何在暮云凝。待倩春风吹梦过江城。”抒发了真挚的惜别之情与故土难回的无奈。后世对这首词的评价颇高，甚至有诸多名家效仿和化用。如汤显祖在其“临川四梦”之一的《南柯记》，其中的“有情歌酒莫催行”、“看取无情花草也关情”和“问东风吹梦几时醒”三句，均化用了杨适《南柯子》中的句子。

在国家危难之时，毅然出任的杨适奉公廉洁，勤于政务。但是，因高宗赵构偏安江南，奸臣秦桧当道，朝廷对于主战派无情打压，面对如此局面，杨适深感回天无力。最后，他空怀家国之恨，郁郁而终。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之王

□ 王明波

现存于济南军区空军导弹集团荣誉室里有张照片。照片摄于1953年初的抗美援朝战场，照片上面容从容的持枪战士是该团首任副团长张桃芳。

张桃芳手中的这支枪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内，几行字注释着它曾经的辉煌：

“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使用它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这支枪在世界上的通用名字叫M1944式莫辛-纳甘，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张桃芳和他的战友们喜欢叫它“水连珠”。张桃芳1931年出生在江苏兴化。幼年的张桃芳读过几年书，当过儿童团长，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机灵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但十几米以外的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正是这双远视眯眼成就了张桃芳。

1953年1月11日深夜，24军顶着摄氏零下37度的低温，匆匆开赴上甘岭。张桃芳所在第24军72师第214团3营8连9班跟随部队，第一次到了阵地最前沿——597.9高地。这是空前惨烈的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的换防。

24军军长皮定均一到前线，一连几天手不离望远镜，在观察所里仔细观察对面敌人的动静。对面刚换防的“联合国军”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大大咧咧地修筑工事，按部就班地往阵地上送饭，甚至还三五成群、无所顾忌地躺在地上晒太阳。

皮定均脾气暴躁，人送外号“皮老虎”。他一看“联合国军”根本不把志愿军放在眼



张桃芳在朝鲜战场上

里，把望远镜重重地一放，甩出一句话来：“老子要关他禁闭！”怎么关法？皮定均要求各阵地选出4名狙击手，给敌人一个教训。

张桃芳成为所在9班的4名狙击手之一。进入阵地的第18天，张桃芳第一次趴到了狙击手的射击台上。张桃芳堪称是位天生的狙击手，到2月底，他用22天时间247发子弹，打死了71个敌人。他的事迹通过24军《火线报》广为流传。



皮定均观看张桃芳射击表演

“他是打猎出身吗？”“他用的什么枪？”军长“皮老虎”看完报道，疑窦顿生。他从床底下拿出一双皮靴，对作战参谋说：“把它带上，去八连看看那个张桃芳，连着看他消灭3个敌人，要是真的，就送给他，要是假的，拿回来。”

“小张同志，我来取取经。”作战参谋带上皮靴和摄影记者王纪荣到了前沿阵地，却没有提及军长的皮靴。

雪地里，寒气袭人，王纪荣不停地搓着双手，拿起相机赶紧抓拍了一张，刚低下头，就听见一声枪响，一个敌人应声倒下。

紧接着，敌人的一个哨兵又被张桃芳击中，随即敌人的狙击手也开火了。王纪荣不敢抬头，怕暴露目标，又担心张桃芳的安全，正思忖着，远处一声枪响，原来张桃芳早已转移到另一处狙击位置，消灭了第3个敌人。

作战参谋离开8连前，搞了一个授靴仪式。战士们拥坐在坑道里，听他讲皮靴的来历，然后把它挂在张桃芳的脖子上。

此后不久，军长皮定均又亲自深入连队，对张桃芳的射击技术进行“考核”，张桃芳用6发子弹打下5只小鸟。

张桃芳的杀敌纪录在不断刷新。他还连续在800米外，两次击发成功，创造出志愿军中最远射杀纪录。到5月20日，张桃芳歼敌数已上升到211名，皮定均听说后非常高兴，通知宣传部长，叫张桃芳到他那里去一趟。张桃芳接到通知后，从床上取下皮靴，背在肩上就上路了。从8连到团部，每走一步，皮靴就“唧唧”响一下。

“你怎么把它背回来了？”皮定均惊异地看着张桃芳，张桃芳没说话，只把靴子放在桌上，发出

很大的响声。宣传部长从旁解释说：“这是他打死敌人的记录。每打死一个敌人，就把那个弹壳保存起来。”

“一共多少？”“211个。”

“你打得很不错，可你没打出名堂来。”张桃芳一时被军长说晕了。

军长接着说，“你们团的番号是多少？”“214团。”“对了。214团，你要打214个敌人。再打3个，一个也不要多，一个也不要少。”

张桃芳二话没说，又回到狙击阵地，一小时后他打死了3个敌人，返回军部后把3个子弹壳放在了桌上。

皮定均把3个子弹壳拿起来，放在手掌上抚摸了会儿说：“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在前线那么紧张，好好吃一顿吧。”大米饭，六菜一汤，张桃芳紧张得没敢吃饱，还撒谎说在前线活动少，吃得就少。

“张桃芳和成千上万的狙击手为停战协议签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一部相关纪录片上的话。

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

1954年春，志愿军选拔战斗机飞行员，24军仅张桃芳一人入选，张桃芳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2007年10月29日，张桃芳在潍坊市第一军休所逝世。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最喜欢的诗句：痛苦如此持久，像蜗牛充满耐心地移动；快乐如此短暂，像兔子的尾巴掠过秋天的草原。